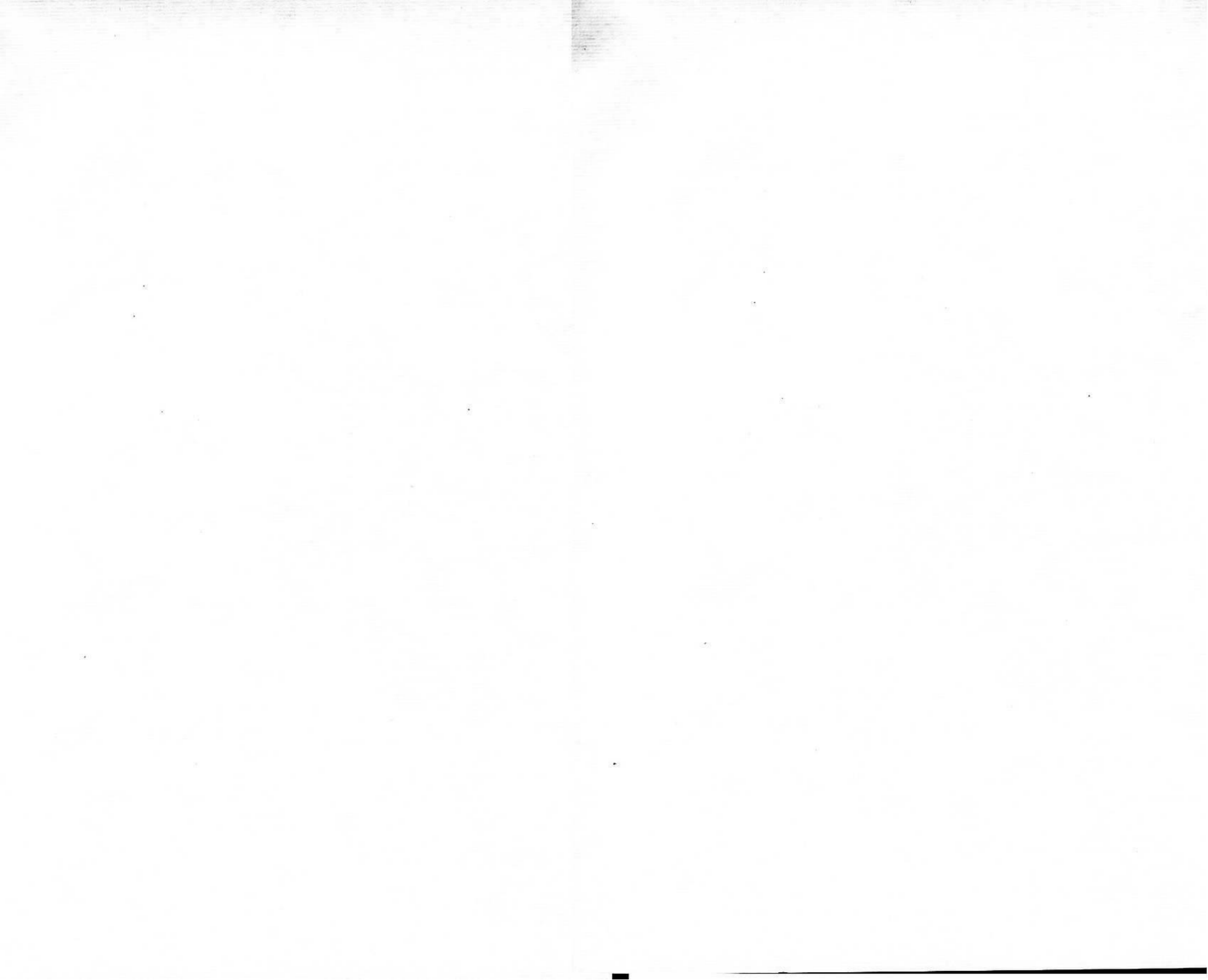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三十五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十一

更始元年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主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及於鄴大司馬曰我得專封拜主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大司馬曰即如是欲何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大司馬笑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材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遠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



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秀大悅因令

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按本傳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

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舉薦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云云禹年十三知光武之非常人則其英晤之過人可見矣宜其為中興之元臣也

二年或說大司馬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大司馬乃引兵東北拔廣阿拔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

魏志卷十一

二

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大司馬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大司馬以為知人按此真輔相之業也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進與戰大破之從大司馬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西入關大司馬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



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天度故授以  
西討之畧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二  
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  
建武元年遂定河東其戰事不悉書更置屬縣令長  
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即位于鄗使使者持節  
拜禹為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禹深執忠  
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平定山西功效  
尤著汝作司徒封鄴侯食萬戶敬之哉禹時  
年二十四按禹既任謀謨之寄又有戰勝之功可謂文武兼資者矣

黃書卷之二

三

光武南定河內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  
可使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  
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  
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  
恟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  
使也乃拜恟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按光武謂恟曰

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比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恟移書屬縣講兵肄戰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而河內孤使萬斛轉以給軍米餼開光武比而河內孤使



其將蘇茂賈彊將兵攻濕惟大破之斬賈彊  
燬至光武大喜曰吾知冠子翼可任也諸將  
軍質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驅駕  
轉輸前後不絕恂之功可亞蕭何而禹實薦  
之其功大矣此亦真輔相之業  
也○薦寇恂事在拜司徒之前

是時赤眉入長安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  
賊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  
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  
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  
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  
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

讀書記卷之二 四

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  
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  
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  
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邪上郡北地安  
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  
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  
至栒邑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帝以  
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宜以  
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



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愔車騎將軍宗歆守枸邑二人爭權

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

後數月愔護軍黃防執愔降

二年春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更封禹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因巡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

三十一

讀書記下上

五

李月口

三年春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不利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上大司徒梁侯印綬詔還梁侯印綬以為右將軍

十三年天下平定詔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



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永平元年薨

謚元疾○范氏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

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贏糧徒步觸亂紛

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

之軍以臨山西之隙功雖不終道亦弘矣及

其威損相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

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

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

子之致為乎胡氏曰光武起南陽破莽軍功

武遂自雒陽專征河北鄧禹雖與帝同鄉曲

然親非有里閭之恩師友之分疎非有游談

之助援手之先也蕭王之至鄴鄧禹杖策追

及從容畫計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曹參

飽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畧地不如曹參

一將兵入關又為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

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詞光武何取

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時勸帝

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

命此數語者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

四書考 讀書紀 卷六 六



藏名太室為東京元功其可無憾矣○思拔  
而之為人過蕭曾遠矣光武雖命之為大司  
徒然其拜其克皆在兵間實未嘗一日居廊  
廟而任經濟也胡氏論之曰二十八將之  
平時專以攻城畧地自名者誠不可使臨  
而受政也若鄧禹賈復寇恂朱祐祭遵之  
則皆公輔之器宜為宰相平章大論乃一  
待以功臣不復任用諸人雖有經國遠猷  
在其位豈敢自陳耶今以傳攷之建武二  
寇恂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將  
殺人於潁川恂並列將帥而復以為恥還  
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復以為恥還過  
恂必手劍之恂曰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  
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猶有以此義  
可以忘之乎乃勃屬縣盛供具執金吾軍  
界一人皆兼二人之屬恂乃出迎於道稱  
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  
恂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

讀書記下十一

起相破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  
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  
去范氏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  
過怒而思難者其惟君子乎於寇公見之矣  
三年拜汝南太守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  
好學乃修鄉校敬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  
朝受學焉七年為執金吾恂經明行修名重  
竊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  
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  
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賈復少好學習  
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竒之謂門人曰賈君  
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後  
從光武征伐未嘗衰助數與諸將潰圍解急  
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  
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自伐復  
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朕自知之十三  
年定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于戈修文德不  
欲功臣離眾京師乃與高密侯並剽甲兵敢



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  
第加位特進復為人剛察力直多大節既  
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  
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  
惟高密固始濟膠東三侯與公卿議國家大  
事恩遇甚厚○祭遵少好經書建武二年拜  
征虜將軍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  
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綺布被帝以是  
重之九年卒帝愍惜尤甚博士范升上疏稱  
尊修行積善竭忠於國清名聞於海內廉白  
著於當世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  
必雅歌按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  
夫雖在軍旅不忘習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  
善道者也帝下升章以示公卿謚成侯其後  
會朝帝每勦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  
虜者乎○朱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  
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十  
三年增邑定封南侯十五年朝京師留奉朝

讀書記下

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  
為公帝即施行又奏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  
典後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侯之祐不  
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  
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詳此西人者誠可  
當輔相之任胡氏之論當矣然鄭與之在當  
時嘗言朝廷欲用功臣用則人位謬矣  
而范曄亦云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  
原夫深筭固有以焉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  
谷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  
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恩撓情則廢  
典不得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恩撓情則廢  
峻文深憲責成吏職若數公者則與參國議  
其餘並優以寬科元其到祭莫不以功名  
曄之論如此是又一  
說也識者其致詳焉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



全其郡建武四年徵霸拜尚書令時朝廷無  
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  
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  
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五年代伏湛為大司  
徒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二年薨武初  
年居三公之任者惟伏湛與霸著名于時湛  
傳稱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  
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  
留鎮守總攝羣臣建武三年代禹為大司徒  
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帝  
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  
富平連攻之不克唯去願降司徒伏公帝知  
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

讀書記二

九

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  
為禮樂教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  
鄉飲酒禮遂施之自行之後以事策免南陽太守  
杜詩上疏薦湛自行束脩訖無瑕玷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又謂湛容  
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畧謀慮朝之淵藪鬢髮  
厲志白首不妻其為時論盛稱如此然無它  
功業可紀蓋建武之世為大司徒者弘李通  
湛侯霸韓歆歐陽歙戴涉蔡茂王况為司徒  
者馮勤李訢為大司空者王梁宋弘李通馬  
成實融朱浮杜林為司空者張純馮勤為大  
司馬者吳漢劉隆為太尉者趙熹合凡二大  
有二而輔相之業鮮可書者方侯霸之相  
也徒以薦人之一失而重書詰責曰崇山幽  
何可偶黃錢一下無處所光武之遇大臣如  
此焉能得天下士而用之哉史稱韓歆以  
諫自殺歐陽歙戴涉以下僅能自全而已是  
臣難居相任茲小茂以下僅能自全而已是



漢之世事歸臺閣而三公具位雖表安揚震  
杜喬李固陳番諸人皆鉅儒宿望往往受制  
於戚里闕寺不能大有  
所立其失自光武始也

建武二年宋弘為大司空所得租奉分贍九  
族家無資產以清行稱帝嘗問弘通博之士  
弘乃薦相譚才學洽聞幾及楊雄劉向父子  
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  
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  
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  
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

讀書記下士

上

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  
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  
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恠而問之弘  
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相譚者望能以  
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  
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  
此按  
舉有申屠嘉之風弘推進賢士馮翊栢梁三  
真宰相之業也相之業也  
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  
按此亦宰相之業也弘嘗讌  
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



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矣  
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  
勝其喜。范氏論曰宋弘止繁聲戒淫色

按弘三事皆為後法而世  
之稱弘者惟糟糠妻不下

堂一節殆未  
之深考歟

建武二十七年趙熹為太尉帝崩受遺詔典  
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  
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  
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讀書記下十一 十二

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百僚無異熹乃表奏  
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  
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按此亦大臣  
鎮定圖事之

一端故  
併錄焉

永平十八年十一月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為  
司空倫在職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

遠郡用之帝肅宗也  
時已即位

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  
職位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



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書  
云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  
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  
徒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  
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  
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  
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  
馬氏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  
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

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  
千臣愚以爲不應經義

按春秋傳家施不陸及國此其義也

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  
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建初二年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征西羌倫又  
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  
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  
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  
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言愛帝不從倫



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乞免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

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



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

八年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蔡

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去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諛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諫止輒叱遣之吏



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

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

貢禹按倫前論馬氏後論竇氏皆盡言無所

死不至於傷恩戚里不至於覆族兩全之道

也倫之事業雖它無可考而其秉心忠誠行

已潔白不失為一時賢

相豈貢禹所可及哉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

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

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

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

者豈可謂無私乎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

如何程子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

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不安寢只不起與

心做便是私也詳見甲記○愚按倫之自省

如此亦可謂賢矣明帝之世為司徒者郭丹

范遷施延刑穆王敏鮑昱相虞為太尉者虞

延趙憲牟融為司空者伏恭牟融惟郭丹以

讀書記下十一 十五

廉直公正稱范遷在任五年常曰吾備位大

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及薨家無儋石

牟融舉動方正得大臣節章帝之世為司徒

者相虞表安丁鴻為太尉者鮑昱鄧彪鄭弘

宋由尹睦張酺為司空者第五倫袁安任隗

劉方惟鄭弘在位奏尚書張林河附竇憲又

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殘並不宜

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害光報憲憲

蔡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取上印綬弘

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歸未許病篤



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視弘  
病比至已卒其所立有可稱者若鄧彪雖為  
時所宗方竇氏驕縱彪不能有所匡正又嘗  
奏免御史中丞周緝緝前失竇氏旨故頗以  
此致議非復弘之比矣今  
以表安任隗事列于后

元和三年五月以表安為司空代第章和元

年為司徒代相

孝和永元元年竇憲將擊匈奴安及太尉宋  
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  
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  
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逐

讀書記下二

十六

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隗守正  
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眾  
皆為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

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  
強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畧婦女商賈閉塞  
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  
有司莫敢舉奏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  
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  
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



免官案罪並寢不報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墨郭璜為腹心班固傳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歛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按魏相廉正故霍氏不能誣安隗行

高故竇氏無以害為大臣者其可不以正已為本哉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

讀書記

十七

為單于將眾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中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



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  
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  
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  
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  
保誓矣又烏桓新殺北單于九人之情咸畏  
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  
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  
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

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  
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  
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  
竟從憲策後於除捷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  
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  
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  
皆恃賴之

四年三月安薨朝廷痛情焉後數月竇氏敗  
帝始親萬機追思時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



子賞為郎策免宋由

章和元年任隗為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  
譽而以沈正見稱於世和帝即位竇憲秉權  
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懼時憲擊匈奴  
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袁  
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誠無所回隱  
語在安傳賢哉安隗之為人也使遇其時則  
奈何朝廷之權不在三公而軍國之事顯  
外戚而二臣曾不以是自沮退姦縛於方  
凜正議而不同天子大臣皆倚以為重安  
不數月憲卒就誅雖奮由天子之獨斷亦安

讀書記下土

十九

隗平時代義守正發其姦蠱之力也使皆如  
鄧彪宋由輩錄錄充位不敢少有匡正則人  
主將何賴焉方是時竇氏之勢如烈火當之  
者鮮不焦灼而安隗訖以功名終由之傳會  
宜保祿位乃卒坐是以死是故守道之君子  
知盡節死職而已禍之與福何庸計哉安薨  
丁鴻繼為司徒嘗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  
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  
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凌陽月  
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  
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王執則今日月薄食夫  
威柄不以放利器不可假人今大將軍雖  
欲躬身自約不敢借差然天下遠近皆皇  
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  
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父老至數十日昔  
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  
於下效驗見於天問者月滿先節過望不  
是百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



故天重其若劫政責躬止漸防萌則凶奴  
銷滅書除穢濼矣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  
依託權門傾覆誣諛以求容媚者宜不行一  
之誅而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  
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  
主故海內貧弱鏡為姦利小民吁嗟怨氣蓄  
腹臣聞天不可彊不彊則不剛不剛則三光  
政臣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因鴻行太  
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寶憲大將軍白  
緩憲及兄弟皆自殺其次張酺為司徒以全  
忠聞陳寵為司空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妻  
議精粹號任相職餘鮮足紀者○為帝初張  
禹為太傅錄尚書事於是太后臨朝帝在襁  
褓太后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高舍宮中五  
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然不聞  
有所建明安帝即位太尉徐防坐災異昌言  
策免三公以災異策免自防始仲長統昌言

漢書下十一 干

曰光武皇帝愷教世之失權念疆臣之竊  
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  
此以三公之職備負而已然政有不治  
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  
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  
賢愚貨易選卒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搖  
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  
陰陽失和三五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蝗  
旱為災此皆成官之臣所致然也反以  
三公至於死免乃為臣所呼蒼天號咷  
者矣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  
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  
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被選又如此  
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  
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畏小  
之志六見於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  
陷人於世外或之禍難請託下行意氣  
不蒲立



之重而責之輕乎者任之輕而責之重光武  
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  
世而不行蓋親疎之熱異也今人主誠專委  
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  
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  
以分此罪矣。○永初中劉愷為太常愷本以  
讓爵與弟憲道逃不出和帝徵為郎稍遷侍  
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累遷太常  
九有徵舉必先巖允論議弘正辭氣高雅於  
是遣為司空元初二年遷司徒後以病致仕  
引詔許焉至帝親政朝廷多稱愷之德於是  
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餘亦無足紀者  
自是中常侍顯恣日甚揚震以是死之今特  
見于

孝安永寧元年十二月以太常揚震為司徒

讀書記下士

共

業

代製

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乳母王聖因保養  
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  
侈虐伯榮出入禁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  
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是  
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  
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主聖出  
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  
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



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羨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佯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通於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所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威今猶見在臣聞天

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皆不省

延光二年冬十月以司徒楊震為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為司徒大鴻臚耿寶自侯震薦中常侍李膺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震曰如朝廷欲令



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執金  
吾闔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  
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  
者大爲王聖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  
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上疏曰臣伏  
念方今災害彌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  
匱之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爲阿母興起  
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  
伎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暉

兄弟與國無肺腑府枝葉之屬依倚近侍姦佞  
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  
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污之人受其  
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  
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  
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  
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暉等見震  
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  
錢穀大匠見徙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



費無數震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  
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  
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  
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  
垣屋傾倚枝柱而已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  
驕溢踰法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譴譁地  
動之變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兩百  
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唯陛下  
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奉承皇天之戒無

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旣不  
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  
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  
怒遂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  
曰臣聞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今  
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  
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勸善輿人之言帝  
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  
輿在外競脩第宅太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今



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  
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  
震去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郤氏故吏有  
恚恨之心壬戌車駕行還夜遣使者策收震  
大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  
令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  
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  
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  
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

讀書記下上

七五

七五

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  
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  
飲醖而卒時年七十餘○范氏論曰孔子稱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誠以負  
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  
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  
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  
失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  
壽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

中子秉少傳父  
秉兼明京氏



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  
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自  
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以  
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遷侍  
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  
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天  
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  
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  
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  
事則鑿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  
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  
誠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繁游降亂尊卑等  
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紘璽委女妾設有非常  
之變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  
退出為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  
勸講惟慳不且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  
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  
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  
矣

讀書記下二 共

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其年冬復徵  
拜河南尹以事坐輪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  
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且久  
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  
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  
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  
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為  
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遂迤退食足  
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  
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以朝廷  
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  
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  
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  
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  
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令枝葉  
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  
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謫  
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



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  
為郎秉上言三署見即七百餘人帑藏空虛  
浮食者衆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計  
吏無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南陽太守張彪  
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  
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荆州刺史以狀副  
言公府及行至商陽左右並通茲利詔書多  
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頃者道路拜除恩加  
賢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欲之於議  
駟遠逝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  
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  
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  
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  
員暖曰臣案圖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  
闈司昏守夜而公褒舉以過寵執政操權其  
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過寵執政操權其  
心者必求事則因公褒舉以過寵執政操權其  
國家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

讀書記下土 卷七

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  
豐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  
近請免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  
公對曰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懶慢  
使對曰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懶慢  
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  
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  
竟免覽官削緩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  
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入遂不  
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人三  
惑酒色財也子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不  
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公車徵不  
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三公舉賜乃侍講于  
相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  
華光殿中遷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虵見御坐  
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  
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變度夫皇極不建  
正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所變度夫皇極不建



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恐惟蛇女子之祥故  
春秋兩蛇闕於鄭門昭公殆以蛇女子之祥  
行則譏夫昌則苞直通惟陛下思乾  
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  
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  
祥立應二年代唐珍為司空以災異免五年  
代袁瑰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  
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  
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  
虞兢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  
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令所序用無佗德有  
形勢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又聞  
政事日墮大化陵遲而欲以望極樂遊之荒  
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  
重割用技之恩慎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  
殆之歎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祿  
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

讀書記下十一 六

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  
曹節王甫問以洋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  
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  
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  
乞還女婿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  
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  
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  
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  
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  
所謂蝮螭者也方今內多變倖外任小人上  
下並怨諂諛諱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丁寧  
今復投蜺可謂熟矣案春秋識曰天投蜺天  
下怨海內亂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  
如宮今妾媵嬖人闞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  
日小技見寵於時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  
篆小技見寵於時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  
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以便辟之



性倭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  
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  
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  
從小人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  
作虺蜴之誠殆哉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  
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職士庶人  
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  
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  
遠佞巧之臣速微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  
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樂游留思庶政無敢怠  
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書奏其忤曹節等  
察豈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傳之恩故  
得免咎其冬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  
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  
小齊宣五帝里人以為大今囿百姓共之無  
善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  
無何拜太常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

讀書記集上

北九

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諸省閭切諫忤前因以  
冠賊免先是黃中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  
以詔燿百姓曰天下無難事只要肯幹  
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  
今若下州郡捕射恐更騷擾速成其志且欲  
切勅刺史二郡捕射恐更騷擾速成其志且欲  
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  
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勝之  
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徒  
南宮閣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  
注藉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二年代張溫  
為司空薨子彪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  
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光和中黃門令王  
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  
甫使門生於郡界幸推官財物七千餘萬彪  
發其姦言之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誅  
其冬天下莫不愜心徒明年關東董卓懼



欲遷都一建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  
關中十有一世矣  
案石包識曰徙都長安以應天  
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昔關中  
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樂安  
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在  
明公建立聖王光隆漢祚無故捨宗廟棄園  
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泐之亂石包室議妖  
邪之書豈可信用董卓曰開中肥饒故秦得  
并吞六國且龍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社  
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井功營  
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前有却  
我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曰天下動之  
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曰天下動之  
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揚公之  
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  
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  
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

讀書記六十一

九

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  
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  
播以次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  
夫一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三年秋代淳于  
嘉為司空與平元年代朱雋為太尉錄尚書  
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  
之間幾不免於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  
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  
卿充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  
圖之未得讎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  
罷時表術借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  
廢置奏收服下獄効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  
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揚公四出清德海內  
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  
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  
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  
不知邪今天下纓綬相舉直晉枉致明公雅  
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晉枉致明公雅



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後拜太常十年色將終遂稱脚攀不復行積十年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為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此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人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家自震至彪四世嶠書曰東京揚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借能守家風為出所貴不及揚氏也○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揚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道事君三公則留

擄志記下土

批

違則去震先為司徒奏論乳母王聖賤微妾倖煥辱清朝聖女伯榮其夫封侯不合經義書奏不省一宜去矣遲留三歲遷為太尉再言王聖起第為國大費周廣謝暉依倚分威天下諠譁勢且叛怨上又不納二宜去矣至子明年震復上疏彈劾近倖驕溢逾法反被譖愬遂致殺身若震之為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為仁乎仁者度君而後事不事則可後度也燭理必明而處義必精也安婦人而不知矣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有大於此者獨將奈何哉故當初奏不省之時即可引領而去過是味也

孝順建康元年八月以大司農李固為太尉

參錄尚書事時順帝崩孝中初立年二歲

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



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  
勤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  
當世之救為政所宜固對曰  
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  
震為災前孝安皇帝變亂舊  
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亂主  
今聖躬親遇其艱既拔自困  
下喁喁屬望中興誠當沛然  
昔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  
八生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  
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阿母  
但加賞賜足酬勞苦至於裂  
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  
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  
少全者豈天性當自然但以  
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  
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  
戚為椒房禮所不日尊以高  
爵尚去可也而

後書卷之二十一  
廿二

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  
此宜令步外戚政歸國家豈  
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  
所者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  
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  
日外託謙嘿不于州郡而諂  
舉外託謙嘿不于州郡而諂  
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金千萬  
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  
司馬武宜開小陽城門候羊  
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  
旬堅守政教一斗也百年不  
猶天之有北斗也百年不復  
下政四海誠宜宿擇其人尚  
下共理一天下者外則公卿  
門警猶一天下者外則公卿



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  
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  
樹本百技皆動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問際失  
開則邪人動心陛下宜招會羣儒引問得失  
指擿變象以求天意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  
拔其人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  
其所知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  
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  
閑雅肯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  
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出阿母還第  
舍諸常侍皆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  
郎而阿母宦官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  
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請之於大將軍梁  
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乃得拜議郎出為  
廣漢雜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  
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厚父  
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  
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

漢書卷之二十一

世三

奏記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  
閉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  
登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  
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願存清靜未能數年稍  
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  
滯涸窮路而未嘗有改敝立德之方明將軍位  
尊望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  
而新管祠堂費功償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  
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沓屢見比無雨潤而沉  
陰鬱決官省之內容有陰謀又近者月食既  
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  
太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此四者自然  
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滿是以賢達功成  
身退全名養壽無休迫之憂商不能求和  
中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荆州刺  
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繫與之更  
始賊帥夏密等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  
自相招集半載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



陽太守高賜等職賜等懼遂共重賂大將  
軍得莫異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遂徙  
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  
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兵  
留仕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  
皆奔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  
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  
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陛下初登大位聘南  
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揚厚會稽賀純策書  
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岩穴幽人彈冠振  
衣樂欲為用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  
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  
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  
息且激還厚等以副羣望瓊父處議郎已日  
十年人皆恠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  
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  
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病可勅令起又薦  
陳留揚倫等是日有詔徵倫等而遷瓊舉以

後漢書下

光四

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  
所劾奏其中並宦者親屬輒為請乞詔令勿  
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  
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等上疏以  
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  
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  
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  
善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曰頃選舉牧守多  
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樂遊專  
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  
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  
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  
與梁冀參  
錄尚書事

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梁太后以楊徐  
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李固



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  
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沙丘之謀  
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祕不發喪此天下大忌  
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徵清河  
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續皆至京師清河  
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固  
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  
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  
立文宣戒鄧閭之利幼弱

謂鄧太后立殤帝時誕育百餘日二

讀書記下士

共五

歲而崩又立安帝時年十歲冀不從與太后  
閭太后立北鄉侯其年二歲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樂安  
王子續入南宮丁巳封爲建平侯其日即皇

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

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虜寇賊軍興費廣新  
創憲陵賊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  
塋內依康陵制度太后從之己未葬孝冲皇  
帝于懷陵

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



從用其黃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  
望治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  
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任事奏免百餘人此  
等旣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  
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  
隆支黨大行在殞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  
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  
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夫子罪莫  
大於毀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

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求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爲文蛇以獻大將  
軍冀益州刺史种暘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冀  
由是恨暘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  
天王暘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  
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暘承李固上疏曰臣伏  
聞討捕所傷本非暘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  
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祥比盜賊羣起處處  
未絕暘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



州縣糾發之意更共欲匿莫復盡心太  
省奏乃赦高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  
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  
今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由是銜之

孝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常因朝會見  
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月甲  
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使  
徒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  
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

讀書記集上

三

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

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洲大惡之胡

之罪無加於冀君李固身位上公而見

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

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

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白建明

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

余冀又擢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為大逆  
仕弒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  
以逆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  
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盡已立則雖有

無之智周公之才亦將議立嗣固引司徒  
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



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  
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  
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  
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  
一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  
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  
慮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  
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夏至重可不熟慮攸  
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

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國度  
戒及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  
敢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  
騰嘗謁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初平原王  
冀旣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頃  
許之冀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  
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曹騰聞之  
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  
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



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蠶五尺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懾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

杜喬孝桓皇帝建和元年六月光祿勳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詔以定策功益封累冀萬二千戶封冀弟不疑爲潁陽侯蒙爲西平侯冀子胤爲襄邑侯杜喬諫曰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士其爲乖濫胡可勝言書奏不省

桓帝將立皇后梁氏冀欲令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爲臧罪不用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丁卯



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官者唐衡左悺等  
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  
以爲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怒之十一月清河  
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  
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  
嵩曰當立王爲天子以嵩爲公嵩罵之文刺  
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坐聚爵  
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  
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

書記下土

平

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  
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  
詣闕門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  
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  
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  
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  
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  
公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

按馬融失節如

此言何足爲儒者乎吳祐忤冀外邊棄冀怒  
身不起融視之真可愧



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  
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  
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  
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  
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  
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  
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  
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  
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

讀志卷下土

四

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范氏論曰順  
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  
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  
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  
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  
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

猶冀上也

按順帝永和元年二月太僕趙戒

胡廣為司徒越二年仲帝即位李固為太尉  
質帝本初元年閏六月廣遷太尉為司徒  
而固策免明年當相帝建和元年六月廣  
卒廣為太尉元月當免上



為太尉則李杜之與與戒實同時秉政也廣  
傳云廣性溫柔謹素第遜言恭忠達練事體  
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  
京師謠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始天下中庸有胡  
公及其李固定策大議不合又與中常侍丁  
肅姪姻以譏毀於時靈帝立與陳蕃參錄  
尚書事始詔改為太傅參錄如故時年已八  
十而心力強壯自任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  
帝在位久數丐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  
有所覬在外廷有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  
交李固陳蕃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  
避廣時人榮之自安順至威靈政在戚官而  
廣無讖介之助國事日謬而廣無一語之規  
也相李杜諸賢之死泯嘿代居其位曾微覲  
於顏色宜史氏以糞土斥之也  
即此推本殆後世馮道之匹乎

### 陳蕃相帝延熹八年秋七月以太中大夫陳

志紀下土

四二

宸

蕃為太尉代楊秉○按蕃自幼有掃除天下

官行喪後為周景辟別駕從事以諫諍不合

投袂而去始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

固表薦徵拜議郎遷樂安太守大將軍梁冀

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

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

拜尚書時零陟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

之蕃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

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

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  
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  
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羣賊弭  
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  
息矣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安不接賓客徵為  
尚書令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相  
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四里復  
徵升遷尤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根盛蕃上



跡諫曰諸侯上第以四十七  
藩屏上國今近習以非我  
得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  
陰陽謬序又比年收歛十  
不聊生詰而采女數千食  
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  
也今後宮之致豈不貧乎  
生憂悲之感以致水旱帝  
女五百餘人延熹六年車  
一疏諫曰臯陶戒舜無放  
無繫于遊田虞舜成王猶  
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  
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倉  
未戰四方離散是陛下焦  
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  
年代揚秉為太尉蕃讓曰  
章目不如太常胡廣齊七  
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  
兼資且不如弛

清志記下士 四三

徒李膺 帝不許

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  
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  
李膺皆以忤旨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  
加原宥并之爵任言之反覆誠辭懇切帝不  
聽因流涕而起

大學諸生與李膺陳蕃更相褒重學中語曰  
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  
秀王叔茂



宛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官位用勢縱橫岑晁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瑁收捕汎在旣而遇赦瑁竟誅之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正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請訴瑁瓚帝大怒徵瑁瓚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瑁瓚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爲東部督郵

覽家在防東殘暴

覽罪而

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

七籍沒資

徐璜兄弟子宣爲下邳令暴尤甚嘗求以  
南太守李嵩友不能得遂將吏卒至嵩家  
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  
宣家屬無少長悉攷之椽史以下固爭浮  
徐宣國賊今日殺之

坐死足以瞑目也

案宣罪棄市於  
浮並坐覽鉗諭作

訴寃於帝帝大怒超  
太尉陳蕃司空劉茂



共諫請璿璣超浮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  
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  
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  
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踈內患漸積  
外難向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  
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愧失其先業况乃產  
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  
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  
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

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  
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  
虐姦媚左右前太守劉璿南陽太守成瑨糾  
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  
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而小人道長營惑  
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必加刑謫已爲過  
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  
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  
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加刑坐不逢赦恕



覽之縱橫沒財已幸豈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官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已

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上疏極諫先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及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



靈寔寧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於義安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雖無素潔之

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及諸女尚書



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  
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  
蕃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  
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  
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  
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勲等共定計策會  
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  
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  
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官官以塞天變

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  
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  
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  
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  
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  
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收  
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  
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  
今京師鄙鄙道路誼譁言矣覽曹節公乘新



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沈沈東西眈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

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祈爲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勲侍御史祝瑁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勲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



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  
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  
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  
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  
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祭信閉諸禁  
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  
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冰冰疑  
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勲出鄭颯還兵劫太  
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使

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  
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  
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北都亭  
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  
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  
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  
衛國黃門反逆何大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  
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  
下山陵未成武有弒功又宗父子並封三侯



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廷宮人旬日之間貲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射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

曰竇武及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一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范氏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威能樹立風聲抗論貴公而驅馳險阨



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遠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已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實武惇惇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寶武本傳云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相帝以為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明年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

續志記下二

五二

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時國政功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求康元年上疏諫曰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謂當中只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冠鄧雖或誅滅而常等黃門續為禍虐敗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茲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茲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搜高伊呂之佐而虛為茲臣賊子之所誣在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丞馬荀緄劉祐魏朗劉舉等皆國之貞士



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媽皓苑康楊喬邊韶  
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  
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與州郡內  
幹心警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官官欺  
國之封察其無狀証枉之罪信任忠良平決  
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  
是授如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  
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  
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  
囚罪輕者皆出之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  
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  
稱解亭侯宏武又白太后遂微立之是為靈  
帝拜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既輔朝政常  
有誅剪官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  
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  
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  
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

漢記下土

五三

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盧江太守朱  
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薦太守荀彗為從事  
中郎辟穎川陳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  
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  
餘見前○胡氏曰陳蕃位上公實武本兵柄  
同心協力討治閹尹而不能勝何也實武貪  
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微賢才列  
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北尹未有署置二  
也中官罪惡顯著者可廢可誅其餘慰安之  
孰不事幾也而欲悉去之建白請御殿閣宮  
衛迅速掩捕而武曾不決四失也曹節既收  
不即行刑尚鄭蠡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  
為元惡必待鄭蠡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  
廷新立內豎膠固既與為敵乃使之納奏已  
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素不為備事已敗  
露乃始召兵入尚書門至於陳書聞難將官屬  
諸生拔刃入尚書門至於陳書聞難將官屬



蕃公忠而短於才術實武無足稱矣。南軒  
張氏曰：寶武陳蕃，雖據權位而事當至難。上  
弱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  
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  
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但欲速決，外之情未  
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然豈無輒重先  
人之計夫當時官者雖有罪然豈無輒重先  
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  
革明且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  
天討矣且使之重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  
其毒謀善與大事者願如是邪觀朱瑀所謂  
中官故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  
亦使審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  
賊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况其自處者又  
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官  
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者有

讀書紀下土

五

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  
成然後可以消糜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  
初一門三侯妾自封殖如此曹平日之所竊  
甫後亦得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  
議而乘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被作雖曰忠  
義而無或應之則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給而莫  
知逆順之所蕃辭爵而平日所為未之有以慰  
士大夫故也蕃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  
亦潔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知息哉然  
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歎息其辭  
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先  
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愚按胡張二先  
生之評至矣。然惟濟大事者當以人本  
以兵柄為要。武之所舉皆一時志節之士而  
尹勳劉瑜最與謀畫勳剛毅直方平生以忠  
義自許梁冀之誅也勳為尚書令部分眾職  
甚有方畧蕃武使與斯謀得其人矣。若瑜雖  
賢其所長者天文圖緯之學耳。當天象示璣



占為宮門當閉將相不利此幾事也而公飛  
奏牘白之太台寧不生羣邪之心以此推之  
則亦不得為善計矣且李膺杜密雖列九卿  
然於此幸初無所與何以知之使與參謀議  
而何益乎也賢者雖在朝廷而不使與參謀  
其何益乎也方是時文武兼資而不使與參  
免若也况其策勲凱旋適至闕庭為蕃武計  
當以卓騎將軍處之俾為已副若霍光用張  
安世故事九宿衛瓜牙之士皆使總統區區  
閣官何難制之有哉舍此弗圖顧使節甫董  
得已用其黨周靖行車騎之職而矯制給免使  
為已用是於布置人材收摠兵柄胥失之也  
觀真力辭封爵之命申理陳竇之寃中心  
然如丹使之任事其不肯背忠賢而附覓  
必矣此機既失雖有深謀長策亦無可濟之  
理况未聞它有所處乎又皇甫嵩時為蕃武  
所辟竟不之就義真智士也殆必料其無成  
故不欲與共事耶然明之才不減義真武得

漢志記下士

三五

知遠致義真而不知近用然明抑又何也且  
武之受封也盧植以布衣獻書勸其辭大賞  
以全身名又謂四方未寧盜賊伺隙將有楚  
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徵王侯愛子宗室  
賢才簡其良能隨用爵之以為疆幹弱支之  
計植於是時名雖未顯而英偉卓犖之器有  
不難識者况其為國忠慮如此使武能望其  
莫府訪以事機當必大有裨益而武既違其  
言又棄其人宜功烈之  
弗克就也烏乎悲夫

中平六年四月靈帝崩皇子辯即位八月并

協立是十二月光祿勳荀爽為司空按爽朗

太尉杜喬見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

評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

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即棄官去



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  
黨錮解五府並辟司空表達舉有道不應後  
公車徵為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  
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詔命絕於其是董卓  
輔政用尚書周勃等謀復徵之吏持爽急欲  
遁去不得因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  
光祿勳視事三日進位司空自  
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九餘日

爽從遷都長安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  
其所辟舉皆取才畧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  
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顥等為內謀會病薨○  
范氏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  
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

諸本卷十一 美

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  
焉未十旬而取卿相竊商其情以為出處君  
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  
跡以匡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  
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觀其遜言遷都之  
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  
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按何顥傳董卓秉政顥為長史  
托疾不就乃與荀爽王允等共謀誅卓會爽  
薨顥以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顥少遊學  
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陳蕃李膺最  
以與蕃膺善  
為權官洪陷乃改名姓  
匿



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交  
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是時黨事  
把天下多罹其難願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  
其窮困閑居者為求援救有被掩捕者則廣  
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甚眾及黨錮解頽辟  
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顯之長又識曹  
操以為安天下必此人其才畧亦可見矣

孝獻初平元年太僕守尚書令王允為司徒

守尚書令如故始代楊彪○按三公兼尚書令

林宗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  
九為郡吏時小黃門趙津貪橫允討捕殺之  
而津兄弟誣事官官因緣請訴相帝震怒徵  
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  
然後歸家復仕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  
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

讀書記下士 五

第為侍衛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選拜豫州  
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討擊黃巾別帥大  
破之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疏與黃巾  
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  
頭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挾忿怨以事申允明  
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  
罪被捕諸從事奉藥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  
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飲藥  
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  
共足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等共  
上疏請之得以為減死論是冬大赦允獨不  
官橫暴睡耽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  
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  
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三  
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為從事三  
月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蘭臺石室圖書



分列條上又集漢朝善時董卓尚留洛陽朝

事所當施行者皆奏之

政大小皆委之於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

其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

意承卓卓亦雅信焉本傳云允矯性屈意每

垂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

莫不倚恃焉與通鑑意同詞異按此即陳平

與諸呂之術其後温嶠處王敦事類此又卓

傳云卓臨洮人性麤猛有謀以健俠知名為

州兵馬掾常徽守塞下為羌胡所畏桓帝末

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

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稍遷西

域戊巳校尉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

守中平元年拜中東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

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

讀書記下十一 五八

擄罕河關羣盜反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

專任軍政明年春入寇三輔託誅官官為名

詔以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等六盛朝廷復

之嵩以無功免歸而章遂等大盛朝廷復以

司空張温為車騎將軍拜卓破虜將軍統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  
眾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  
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六年徵卓為少府不  
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徒及奈胡兵皆不  
臣曰牢直不舉稟賜斷絕妻子為慮及靈帝  
車使不得行朝廷不能制頗以兵屬皇甫嵩  
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  
卓復上言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押彌久懋  
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且之命乞將之北州  
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  
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官而太  
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  
召即時就道並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  
承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  
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等  
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  
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熲劫  
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

讀書記下土

五

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比芒因往  
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語不  
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  
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  
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步騎不過三千自嫌  
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  
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  
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  
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  
并其眾卓兵士大盛乃誦朝廷策免司空劉  
弘而言曰代之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  
首而弱不可大者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  
帝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莫  
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劔有  
故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尚書盧  
植曰昔太甲既立不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  
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



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  
德前殿遂為太后策廢少帝為弘慶王乃立  
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踐迫永樂大后  
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遷於永安宮遂以弒  
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更封郿侯卓乃與  
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鎖詣闕上書追  
理陳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彞進卓為相國入朝  
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彞進卓為相國入朝  
不趨劔履上殿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  
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  
略剽虜人情崩恐不保朝夕辜刑濫罰睚眦  
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回卓嘗遣軍至陽城  
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馬載其  
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  
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虞飛廉銅  
馬之屬以充鑄焉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  
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秦始皇錢  
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全毀

讀書記下

卒

之雖成毀不同以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  
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  
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  
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馥  
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  
韓馥為冀州刺史劉岱為兗州刺史卓守陳  
留孔伷為豫州刺史劉岱為兗州刺史卓守陳  
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  
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與義兵  
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瑒陰為內主初靈帝末  
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卓  
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不能却及聞東方賊起  
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賊起  
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以太  
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馬太  
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不能得而伍瓊馬  
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



賣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瑛而彪瑛為懼請卓  
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為  
罪卓既殺瓊瑛旋亦悔之故表彪瑛為光祿  
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  
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高廟京兆府  
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  
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  
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  
宮廟官府君家二百里內無復子遺又使呂  
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取其珍寶時  
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  
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與戰  
破堅生擒穎川太守李旻亭之卓所得義兵  
上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卓  
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璿持節拜卓為太師位  
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卓  
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幡時人號竿摩車言  
其服飾近天子也以弟旻為左將軍封鄠侯

讀書記下上 六

封珣瓊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  
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畧亂男皆封  
侯女為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恣  
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  
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  
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  
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  
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  
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焚之未及  
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俄慄亡失匕箸而卓  
飲食自若諸將有言逆時太史望氣於前又稍  
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於前又稍  
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  
通遂笞溫於市殺之塞天變前溫出屯美  
陽今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  
既列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軍勸溫命  
兵斬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東西行堅曰  
公親帥三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



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衆未有不斬今示  
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  
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温不能從而卓  
懷忌恨故及於難温字伯慎少有名譽累登  
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  
而見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  
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  
起送至閣下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  
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  
虜欲反耶專大言曰恨不得磔裂茲賊於都  
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按孚忠憤激發  
志除國賊功雖不就亦庶乎子房之風矣

時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

尚書楊瓚密謀誅卓按琬司空瓊孫早辨慧

病不就知名京師後為五官中郎將時陳蕃

讀書記下土 六二

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

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

所見遺於是而左後階以朋黨免官禁錮幾

二十年光和平初太尉楊賜薦琬有撥亂之才

徵拜議郎中平初太尉楊賜薦琬有撥亂之才

賊陸梁州境周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振政

績為天下表及董卓秉政以宛名臣徵為司

徒遷太尉卓議遷都長安琬與楊彪同諫不

從琬又退而駁譏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  
固諫之琬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盧冒刃而  
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  
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中郎  
德蓄族不敢害及徙西都為司隸校尉中郎  
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白以遇人無禮  
常以布自隨按布五原人以



布爲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  
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秀布殺原  
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  
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  
然卓  
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  
避之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  
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於侍婢益不自安  
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  
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  
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  
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

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  
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  
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  
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與  
勇士秦詎陳衛等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  
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  
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  
詔討賊臣卓大罵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  
矛刺卓趨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舍頭前赴



其尸布又殺之布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  
曰詔討卓爾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  
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  
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暴卓尸於  
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  
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以  
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  
三司封溫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蔡邕在王  
允坐聞之驚歎允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君

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即  
收付廷尉邕曰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馬日  
磾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  
爲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  
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  
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  
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  
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  
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按邕聞董卓之  
誅而失聲驚歎



其死亦其自取然其言曰不可使吾輩蒙其  
誣議是以私意殺之也胡氏謂削而黜之足  
矣其論為當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  
罪不可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  
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  
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  
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後患難頗  
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按本傳云及在  
之際會每乏溫潤

讀書記下士 六五

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今若名之惡逆而赦  
之恐適使深自疑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  
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公若一旦  
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  
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  
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  
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  
東之心甚不可也按此事當與皇甫義真輩  
謀之必有至當之說使涼

州關東俱安允乃自決於已宜其誤事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



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懼怯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為左右所殺李傕等遠輔已死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救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按允之也以謂不欲名之以惡逆而赦之此意本厚然卓之部曲何由知之若能明降詔書謂卓

讀書記二一 六六

已誅矣其部曲將士莫非王臣脅於凶威不能自拔今當回事卓之心以事帝室前日之愆一切不問而又擇其才俊撫而用之則卓之部曲孰不幡然為國盡力既不赦其罪又無以慰其心安

得不畔亂耶 傕等益懼不知所為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討虜校尉賈詡曰諸軍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按詡始教李傕等攻

長安終輔曹操移鼎 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



人召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温顏

按此又其大失也

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六月戊午引催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

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太常种拂曰為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催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殖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頌吏民死者萬餘人狼藉蒲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非敢為逆也事畢詣廷尉受罪催等



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

窮蹙乃下見之

按允死則死耳何必自下見賊使之甘心耶若种拂之死

則善也已未赦天下以李傕為揚武將軍郭汜

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傕等收司隸

校尉黃琬下獄殺之士孫瑞以允自專討卓

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

按陳平既難以元功遜周勃而自處其下允視之何如哉故平以功名終而允旋踵被禍豈非後來

之戒哉

哉

初王允以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傕

讀本記下十一

六

等欲殺允恐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

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

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

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

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耳若舉

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

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傕收

允及翼宏并殺之宏臨命詔曰宋翼豎儒不

足議大計傕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

按宋翼以賊命



聽之備知其大義遵履法度言不戲譎端坐  
徹日愷無武將之體

張疑南充人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  
攻縣縣長捐家逃云疑冒白刃攜負夫人夫  
人得免由是顯名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  
中廣漢緜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史  
民疑以都尉將兵討之疑度其烏散難以戰  
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疑身率左右  
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  
清泰後討汶山叛走有功又出隴西與魏將  
徐質交鋒臨陣殞身然所殺傷亦過倍疑慷  
慨壯烈人多貴之初見費禕姿性汎愛待信  
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  
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  
前事少以爲謔後禕果爲魏降人所害







